

■流金岁月

■特约撰稿人 周桂梅

春联是春节的门楣，因着春联，年才顾盼生辉。

记得小时候，老家有一句俗语叫“过完小年是大年，家家户户写春联”。过完小年后，农家人就开始忙着办年货了。等年货办齐了，再买几张大红纸，请一位会写毛笔字的教师来到自己家中，喜欢什么风格，就让教师根据这家主人的喜好编写对联。天长日久，邀请他写对联的乡亲就多了，这位教师就让乡亲们到自己家里排队写。每到腊月二十四开始，一直写到腊月二十八的早上。

记得那一年的腊月二十四，父亲给我两角钱，让我去买红纸，可本村代销点的红纸已经卖完了。父亲说，只有等第二天去集市上办年货时，再顺便捎回几张。

腊月二十五晚上，父亲拿着红纸和一包糖块，冒雪直奔教师家里。只是不大一

■人间世相

■特约撰稿人 邢德安

“儿子，把电钻递给我。”站在门口梯子上的父亲向我喊道。我立马把电钻递了过去，双手扶紧梯子，眼睛紧紧地盯着父亲握着电钻的手。梯子的旁边，同时还站着二弟和双手牵着孩子的二弟媳妇，一对刚买回来的大红灯笼，搁在屋子中央的地上。

“我说你们几个也真是的，哪个不比你爸年轻麻利？却让他爬上爬下地摆弄，万一有个闪失咋办？”刚从厨房出来的母亲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埋怨起来。

“妈，您误会了，不是我们不下手，是俺爸不让。”我解释道，“俺爸说，这是咱家第一次挂大红灯笼，他一定要亲自挂上，不然他睡不着觉。”

母亲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好好，那让他挂去吧！老头子，几十年了，一直

■红尘百味

■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

过年买葱，都是成捆地买，因为过年用葱的地方太多了。葱即“聪”，岁时“食葱聪明”，尤其孩童，更要多吃，方可伶俐聪敏；老年人也要多吃，可保耳聪目明，添福增寿；青壮年自然也要多吃，人生不管哪个阶段，都不能稀里糊涂。至于究竟吃葱是否真能聪，暂不必考。但食葱有益无害，这无可反驳。

进入腊月，卖葱的商贩就成拖拉机的往村里输送，葱到年关不愁卖，各家各户都要买上三两捆。葱不像其他蔬菜图鲜，葱放不坏，生命力旺盛。父亲买回葱，母亲把它堆在厨房一角，根部围土，可保鲜活不萎枯。或同法储于“菜窖”里，说是菜窖夸张些，是母亲在院落一处挖了个半米多深的坑，上覆一层塑料薄膜防寒防雪。放在厨房角落里随吃随取，方便得很。

葱的历史极为悠久，据说，神农尝百草发现葱后，便作为日常膳食的调味品，各种菜肴必加葱调和，故葱又有“和事草”的雅号。北方过年，剁饺子、包包子、蒸花卷，少了葱都不成味，当然也能吃，但是怎么品都稍显寡淡。葱油饼与葱之密切，更是“公不离婆，秤不离砣”。不管是鸡汤、鱼汤、胡辣汤，还是肚丝汤、肉片汤等，熟后将小葱切成小段撒在汤里，简直是画龙点睛之笔。

我曾听母亲讲过一些姥爷的往事，和葱有关。姥爷生性节俭，又好面子。一日

■生活余香

■特约撰稿人 王 剑

集，在我的老家也叫“会”。他大爷，去哪儿？赶会哩。其实，说的就是“赶集”。

集分两种。一种是露水集，位于几个村子中间的一块空地上。村民们起个大早，带着自家柴鸡下的蛋，奶羊挤的奶，菜地里长的西红柿、茄子、辣椒、菠菜等，赶到这里。货物自由摆放，人的姿态也各不相同。买卖双方都是相互熟悉的庄户人，有的还是拐了几道弯儿的亲戚，价格上大家都不会太计较，多一块钱少一块钱无所谓，只当地里没长这些东西。村里的李奶奶身子瓢，每天会来拿半斤羊肉，邻居三伯喜欢吃素饺子，隔三岔五就会来买韭菜和柴鸡蛋。山民们淳朴、真诚、谦让，三下五除二，就把东西卖完了。太阳出来了，集也散了。各自扛着锄头到农田里干活，也不耽误。

另一种是大集，一般的乡镇政府所在地都会成为“大集”。我老家的黄鹿山下，有一条沟叫煤窑沟，风景秀丽，人口稠密，是豫西山区一个规模不大不小的集市。沟长两公里，从西向东依次排列着拖拉机站、翻砂厂、卫生院、粮店、信用

写副春联过新年

会儿，父亲便拿着红纸垂头丧气地回来了，还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不识字真难呐，还是掂笔杆子的吃香啊！”

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不声不响地把这些已经裁剪好的红纸打开，上面竟然一个字也没有，这才知道父亲为什么坐在那里生闷气。我自告奋勇地说：“不就是写对联吗？我已上三年级了，刚好学写了大楷字，老师说写得我很工整，今晚我就给你们露一手。”

毛笔、墨水准备就绪，我又停顿了下来，不知往上面写什么。于是我就去观看门框上已经模糊的旧对联，用煤油灯照来照去也没看清上面的连体毛笔字是啥字。我灵机一动，就根据往年看到的别人家大门上的春联，开始大胆地练习写对联。

我先在一个破本子上构思一句上联，然后再琢磨下联。当时，我家没有像样的大门，只是一个简单的栅栏门，我就写上

“一对栅栏开又合，欢声笑语喜事多”，横批是“恭贺新春”。堂屋门的对联是“一帆风顺年年好，万事如意步步高”，横批是“吉星高照”。灶火棚的两根木柱子上写着“日子精细过，来年幸福多”，横批是“清香满园”。写好后，已经是深夜十点。

腊月二十八的早上，父亲就把这几副对联用面糊贴在了门框上，竟引得几位邻居前来观看。其中一位大哥哥说：“这副对联是小梅写的吧？一看就是小学生的毛笔字。这副对联我建议写成‘一对栅栏开又合，笑逐颜开喜事多’。”

父亲说：“管它平展不平展，只要红纸上有个贺新年的毛笔字就行，你看着要是侧歪了，我把它放正不就行了。”

大哥哥听完父亲说的话后大笑着说：“还是有学问好啊，你看看，小梅小年纪竟会写对联，还写得很有现实意义，就

灯笼那样红

还心心念念挂灯笼，简直和小孩子一样。”说罢，又自顾忙去了。

一阵突突突的电钻打墙声响过之后，父亲小心翼翼地第一只灯笼挂上了，这时，他的头上已是汗津津的了。看着父亲那认真的表情，我不由得心里生出许多感慨。

父亲的心思，我知道。别看他平时言语不多，但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热情还是蛮高的。我小时候，每逢春节，当他看到别人家门口挂着的大红灯笼时，便忍不住驻足多看几眼，并会说：“等哪一年咱家的日子过红火了，也买一对大红灯笼挂在家门口。”只是多年来，由于诸多原因，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，在他的心里就成了一个结。小时候，我们不知大人的忧愁，每到春节，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过年掂灯笼，便也吵着要灯笼。父亲不忍心拂我们

的心意，不是用秫杆给我们扎灯笼，就是花上很少的钱买两个便宜的折叠型纸灯笼。这种纸灯笼轻飘飘的，不禁风吹，往往掂到手里没玩多长时间就被烧着了，我们便站在别人家的大红灯笼下面看呀看的，看得心里直痒痒。

有一年，我没有告诉父亲，偷偷央求姑夫给我们扎了一对儿漂亮的“走马灯”，谁知道，挑回来后被父亲狠说了一顿。父亲说：“如果说单纯是为了两只灯笼，我宁可少吃两顿饭也能给你们买。大红灯笼挂在门前，代表的不仅是节日气氛、喜庆祥和，还昭示着生活殷实、民富国强，是幸福日子的象征。现在，我们家与别人家还有很大的差距，不具备挂大红灯笼的条件。所以，我们还要更加努力，等以后你们学业有成，等我们住上新房子，真正富起来的时候，就底气十足地买

是毛笔字写得太过小气，一撇一捺都没有伸出去。”

父亲很不满地瞪了大哥哥一眼，然后说：“这就都不错了，起码我不排队求人

了。以后我家的对联，就不用我操心了。”从那以后，每年我家的春节对联都是我仿照别人家的对联重新编写的。后来，有人知道我会写毛笔字，每年的腊月二十四至二十七就成了我最忙碌的日子。虽然字写得 not 怎么样，但起码有人看得起，我不要任何报酬，只爱看他们竖起大拇指，只爱听他们称赞我有本事。

以后的每年腊月二十八，我就喜欢满村观看贴在别人家大门上的春联，从中猜测这家的主人喜欢什么样的对联，再把他家对联上的语句摘抄下来，以便来年编写新的对联。因为乡亲们觉得我写得符合他们的心意，所以我的对联也格外受他们欢迎。

上一对大红灯笼挂在门前，而不是只求眼前一时的虚荣，明白吗？”

日子一年年过去，去年，父亲还把原来的老房子翻修成了两层楼房，家里彻底变了样，我们都为这些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。意想不到的是，在我们感慨幸福生活的同时，父亲仍没有忘记他的灯笼情结，不声不响地去把两只大红灯笼买回来了。

我们说，其实现在的幸福生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，挂不挂红灯笼都无所谓了。

父亲说：“那不一样。挂上了红灯笼，意义自不寻常。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不是说，让我们只争朝夕，不负韶华，共同迎接2020年的到来吗？这样的好日子还在后面，我还准备多过几年哩！”

这老头！

夜都降临，星光灿烂，灯笼那样红。



想念

苗青 摄



赶年集

社、理发店等。

我们村的人，原先不赶大集。粮食是地里长的，酱豆是自己晒的，蔬菜是从露水集上换来的。想磨面了，就牵上牛在石磨上加工，想打把镰刀就到铁匠铺，想吃菜籽油就到油坊，盐没有了，就到代销点称一些。因此，很多村民的活动范围，就是方圆几公里。除非家里来了重要客人，才会派一个有身份的“闲人”到煤窑沟赶大集。“闲人”一准换上干净的衣服，一路走一路打招呼，神情里满是自得。回来时，手里多了一捆葱、一块豆腐或肉。大家一看，明白了，这是要改善生活哩！中午，一群小孩子就会凑到这家门前，闻他家蹿出来的香气。

我上初中时，一过腊月初八，便有村民三三两两地到煤窑沟赶年集。我老家的村子在山的这一面，要去煤窑沟，得先上到岭上，翻过一个垭口，再顺着另一边铺满乱石、蜿蜒而下的山路，走上半个时辰就到了。

先是办年货。办齐了，就沿街闲逛，看热闹。正走呢，踩高跷的过来了，硬木在石板路上嘎嘎地响。几个穿着彩衣的男女青年，面露喜色，神态悠闲。一个男青

年给女子献花，故意卖个关子，花朵掉到地上。他竟然在半空中弯腰去捡，大家都替他捏一把汗。男子的平衡能力很强，终于捡到了，大家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连声叫好。不一会儿，一条绿色的荷叶船划过来了，前后各有一人划着浆，船舱里坐着一位漂亮的女子。大家都很好奇：这么大的船在陆地上是怎么行走的？一个流着鼻涕的小男孩趴在地上看，看到了女子结实的双脚。村民们这才看明白，脸上堆满了憨厚的笑容。听说石拱桥那里唱大戏，村民们三步并作两步地赶过去。戏要连唱五天，年边的父亲被俩儿子送上了墙头，村民们看着看着寒心了；秦香莲和一双儿女被陈世美追杀，村民们看着看着气愤了；花木兰打了胜仗回家，可汗问她想要啥，她竟然啥都不要，村民们看着看着遗憾了，纷纷出主意说：“至少得要半扇猪、几袋白面，过年时好包饺子嘛！”

父亲喜欢带着我赶背集。年二十九或年三十，大集上的人已经不多，东西也开始降价了。父亲去的时候，会背一布袋柿饼。母亲是晒柿饼的行家，我们家的柿饼个大味甜，远近闻名。往往是父亲刚把布袋打开，人们便围了上来，你三斤，我

五斤，一会儿就卖完了。这时，父亲会到肉摊上去，瘦的都卖出去了，只剩肥的，父亲毫不犹豫地买上五六斤。回去后，洗净，切成方块炼油，最后连油带渣倒进陶罐里。这样，油也有了。

父亲去买肉时，我会跑到新华书店的前面看韩老师写对联。韩老师是黄鹿山的一“文笔”，字好，人也善。村民崔安顺是种粮大户，韩老师笔走龙蛇，送上一副对联“勤劳人家先致富，向阳花木早逢春”；村民郭金帅老是担心一冬干旱，会影响下一年的春播，韩老师立马送上一副对联“一冬无雪天藏玉，三春有雨地生金”；镇里的陈长河开了一家百货店，他往桌前一站，韩老师大笔一挥，又是一副“生意如春春意好，财源似水水源长”。看看求对联的人不多了，理发店的张一推笑眯眯地过来了。韩老师大老远就招呼：“老张，这一副怎么样？”张一推定睛一看：“虽是毫末技艺，却是顶上功夫！”嘴早就笑成了瓢，连声说：“中！中！可是中！！”

逛着逛着，天就擦黑儿了。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，新年的脚步，一点点地近了。

■儿女情长

老姨

■一人

老姨老了。

她的老似乎是在一夜之间。

此前几年，姨夫或躺在床上，或坐在藤椅里，大小便失禁，全靠晚辈伺候的时候，老姨还是家里的掌舵者、主心骨。不想，转眼之间，就走了和姨夫一样的“老”路：失忆不认人、站不起坐不稳、大小便失禁，整夜哭闹无常。

老姨膝下二男四女，都已成家立业。早年，在这个大家庭里，姨夫是“脸朝外”的人，他是国家干部，在县里有一份体面的工作；老姨主内，在家里有一份不轻的家务。我的记忆里，老姨似乎从没有悲伤过，一直都是高门大嗓，一如她高高的个头和张扬的性格。在她眼里，不行的事，谁说都没门；她认准的事，谁也别想阻拦住。所以，即便在姨夫生病卧床、全家因为拆迁住进小区的时候，周边的小孩儿看到她都有点胆怯：这个老婆可厉害！

老姨姊妹三个，她最大，母亲最小，中间是老舅。

记得小时候，老姨说起我母亲，她说：“你妈啊，是我给她拣了条命。”

原来，母亲来到这个世界那年，正是姥爷家生活最窘迫的时候，吃了上顿没有下顿。因为营养不良，从落地就极小而瘦弱，连哭声都没有。姥爷看看是个丫头片子，说：“养不活，给扔了吧。”姥姥舍不得，哭了。姥爷看她姥姥难受，也跟着难受，下得了决心下不了手。最后，姥爷指使大母亲六七岁的老姨：“群婉（大姨的小名），你去找个坑给埋了吧。”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六七岁的老姨已经明白了事理，她攥着篮子出了门，篮子里放着刚刚出生、还没有来得及看这个世界一眼的母亲。

老姨来到村外的娃娃坑。这里是专门埋葬夭折小孩的地方，不远处还有被野狗扒拉出来的死小孩的骸骨。看着这惨人的场面，她害怕了，也犹豫了。她想碰到一个好心的大人，那样可以请求人家，将这个妹妹送给人家抚养。

不巧的是，她没有看到一个大

人。就在她左顾右盼、焦急等待的时候，母亲有了哭声，老姨又把篮子攥回了家。

“伯、娘，别扔俺妹妹了。她活着哩，我会喂她吃的。”老姨央求姥姥、姥爷。

就这样，母亲得以活下来。后来，母亲多次说，是她姐把她伺候大的。

各自成家后的老姨和母亲相距几十里路，还隔着一

条沙河，相见机会很少，即便回娘家，也难得相遇，所以老姨对母亲的牵挂无时无刻不体现在相聚时的短暂时光里。

但牵挂仅仅是牵挂，各自有各自的

家庭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想相帮相助也往往是力不从心。

按照小孩子的思维，不论大人还是老人，不好的事情都不能跟他们说，尤其是惹了

■诗风词韵

画梅（外一首）

■苦丁

阅过

飞雪摆设的八卦阵

笔再往纵深处

稍稍一点

点中了

一缕缕梅香

人觅香而去

兀自腊梅的枝头

探出

一朵朵笑靥

盼

眼巴巴望着东邻儿子

归来的背影

祸，更要背着大人。小时候做错了事，不敢给大人说，怕挨打受批评；到自己也成了大人，自己家的大人成了老人，有了不顺心的事还是不敢跟她们说，怕他们年纪大了，心理上承受不了。老舅“走”的那年，我们晚辈们就遇到了后一个难题：这件不幸的事到底对老姨和母亲说不说？说了怕她们感情上承受不了，不说怕她们日后留有“没有见最后一面”的遗憾。表兄弟几个商量再三，最终决定还是分别给她们两个说说，只是时机上要把握得当，措辞上要掌握好分寸。但说话的艺术再高明，时机选择再合适，也难以回避“老舅走了”这一残酷的事实。事情过后，老姨和母亲姐妹俩精神上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缓过劲来。

母亲自小耳朵落下毛病，听力越来越差。十多年前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给她配了助听器，但即使是戴着助听器，我们大声和她交流，她还时常领会错。不戴助听器的时候，只有借助书写。我们写，她看，然后她再回答。

一直生活在乡下的母亲，最近几年每次进城，一定要去看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姨。到了床边，母亲坐到老姨跟前，拉着老姨的手。勤快贤惠的表哥、表弟媳妇轮流伺候“走”姨夫，接着伺候老姨，室内收拾得没有一点异味，老姨也穿戴得亭亭当当。表弟故意问老姨：“表娘，你看她是谁？”老姨勉强抬起长久勾下的头，看母亲一眼：“梅英”——她认出了母亲。表弟媳妇开玩笑说：“到底是你的亲人。别的谁都不认识，俺姨你一眼就认出了。”“这才是亲姊妹。”表弟说。

母亲拉着老姨的手，就那么一直拉着，老姨重新低下头去，无精打采。两人说子女、说家庭，说健康、说生活，声音都小得出奇，但无论老姨说什么，母亲都能听得到、听得清。表弟说：“我很奇怪，俺妈声音那么小，俺姨都能听清。我大声给俺姨说话她都听不见。”我调侃：“她们俩一个是用心在说，一个是用心在听。这是失聪老人和失智老人的高端对话。”

按照老姨清醒时的说法，她今年八十五岁。曾经的青春、曾经的壮年，对外交给了生产队的集体事业，对内养育了六位子女。如今，她像榨干了汁水的甘蔗，剩下的只是干瘪的躯干、萎缩的小脑、多褶的皮肤、长斑的双脸和大小便都要人帮助的日常生

活。每个人都终将老去。作为一生的炫耀，或者教子有方，或者功成名就，得其一者即为成功。老姨子女六个，各自成家立业后每一家都说不上高官富户，但也平安幸福，子孝妻贤；老姨一生虽没有官职理长，倒也说得上传家有道，理财有道。如今虽说生活质量一日不如一日，倒也衣食无忧、烦恼无忧。所谓的颐养天年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

娘的心一揪

我的儿还在路上

眼巴巴望着西舍女儿

归来的背影

娘的心一揪

我的儿还在路上

村口，眼巴巴张望的娘

不知道多少次扯起衣襟

擦自己总也擦不干的眼角

寒风夹杂着雪屑

吹得

村口那棵大榆树，瑟瑟发抖

树下急火烧在胸中

娘丝毫不觉得冷

把眼睛熬成红砂子的娘

还在村口，眼巴巴地张望